

即賈誼新書

賈子

抱經堂校定本

戊辰秋友人莫楚生致於蘇州不數月而藏書盡
散余友潘博山得此書於肆中宜為黃羌
圃先生所校携玉海上以贖余之謂博山所
識為至稿也卷一後有硃筆八字曰成化癸卯喬
借本校墨筆亦八字曰正德九年陸相本校之
二本今皆不可得矣雖校出之字有時似不逮盧
本然孰敢謂虛必是而喬陸皆非哉鄉賢年
澤善年遺文博山其初之海鹽張元濟



重刻賈誼新書序

楊山真堂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
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願其善本絕
少余不揣固陋竝為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
雕既成因為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
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
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
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
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
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

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諡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諡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傾到致不可讀唯傅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

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據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脗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在生宐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得展者所得爲孰多乎哉余所校據兩宋本而諡所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卽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

撰爲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昭書於杭東里之抱經堂

舊序

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攬

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大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複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間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

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瀼瀼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竝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

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謫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旣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尙多因詢于予予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諡過長沙作賦以弔汨

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間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于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互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

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狐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尙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日賜進士出身嘉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新書讎校所據舊本

建本

是宋時刻本明毛斧季吳元恭皆据以改近世之本宋卽有謬誤亦悉仍之前失去序文

故不知是何年所梓唯目錄後有建寧府陳八郎書鋪印一行故今稱為建本

潭本

宋淳祐八年長沙刻卽從淳熙八年程漕使本重雕者題賈子

吳郡沈頡本

明宏治十八年刻毛斧季就贍宋建本於此本上其吳元恭所用之本雖

無沈頡名而實不異當是沈名後來刊去也其第七卷中缺退讓篇吳據宋本抄補而毛本則

仍闕此篇

李空同本

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賈子後有欽遠猷者不知何時人合郴陽何燕泉本長沙

本武陵本合校是書何本於文義不願者頗加竄改又於過秦論後補審取舍一篇乃錄大戴

禮記禮察篇全文今不用

欽遠猷呈郡人嘗
批校儀記注疏合
南藏今序以儀
程氏



陸良弼本 明正德九年爲
長沙守時刻

程榮本 刻漢魏
叢書內

何允中本 二本皆同
出陸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餘姚盧文弨召弓父合衆本校

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疆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傅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

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史記無北字諸侯恐

懼同盟而謀弱秦史記同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無之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

者譚本君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

從離衡譚本與始皇本紀合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

之眾建本脫兼字譚本燕趙作於是六國之士有甯

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史記無主字齊明周最

陳軫召滑始皇本紀作昭滑譚本同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

制其兵史記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譚本從陳涉世家作

師仰關而攻秦始皇本紀作叩關譚本作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通與巡同建本尚不

紀記本作逡巡通逃案陳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秦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伏史記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譚本享國下有之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

管天下本皆作敵朴案小司馬云威振四海南取百

粵之地潭本作百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陳涉世家作貫弓小司馬云貫於是廢先王之道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鏑潭本鏑作鑄音義同鑄以為金人

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

丈之高臨百丈之淵以為固史記作據億丈之城臨

谿良將勁弩潭本下有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音的天
鋒鏑也

無而字

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

俗然而陳涉潭本無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潭本

叱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潭本作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仲尼別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

冉雍夫子許其南而此所稱賢子弓也或云仲弓即

作仲尼者或轉據史記本改之耳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潭本作而偃起與始

作俛仰又阡陌與漢皇本紀同陳涉世家

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史記轉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室合下無而字

下雲合響應潭本合下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竝起

而亡秦族矣潭本傑作俊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耒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

也潭本不敵作非鉞始皇譎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潭本非抗下有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

時之士也潭本作鄉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潭

也潭本無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潭本作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勢始皇本紀無致字作千乘之權序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餘年矣陳涉世家序作抑始皇本紀然後以

無而字

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潭本作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心潭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無而字案司馬亦似作仁心

過秦中司馬建本作過秦下諸本多同案小

兼并諸侯三十餘郡爲下篇据此則此爲中篇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句天

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

爲征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

皆賈切

命潭本無得字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

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

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

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

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

譚本無推字之字攻字案攻字衍文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譚本離作併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上句史記作是其所取之守之者異也譚本同今案孤獨而有之即是不知守之道與取異兩句當合讀今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譚本無也字借使秦王論上

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

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案上言始

皇無道必不能保其後嗣故天下咸計日而知二世

之必亡下言二世若能盡改無道之政則亦何至遽

亡此又是一意譚本從史記作莫不引領而觀其政雖亦可通然於上文却少收煞今故從建本作亡意

林引作政當亦因史記改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

囂新主之資也建本作短褐今從譚本改囂囂譚本此言

勞民之易為仁也譚本意林仁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

任忠賢庸主建本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

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

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

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

振近代多用賑

字此從史記

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

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

潭本依史記慶天卽下二字建本無

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

害之民

潭本作狡獪

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

智而暴亂之姦弔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

宗廟與民

徐廣云壞宗廟與民史記一無此五字

更始作阿房之宮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

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僞竝起而上

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

卿以下至於衆庶

羣卿史記作君卿潭本同

人懷自危之心親處

窮苦之實威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

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

民危也故先王者史記無見終始之變潭本作知存

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

潭本依史記作牧民之道

務在安之而已

矣潭本矣作天屬下句與史記詞

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

故曰安民可與爲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

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潭本作身不免於戮

者正傾非也與史記同

是二世之過也

行書

六

抱經堂校定本

六

抱經堂校定本

過秦下 此從賈子本說見前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 潭本循繕作修

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

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

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 潭本有大

沛作戰於鴻門會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 擾二字

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

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二 二疑當作貳潭本從史記作上或以二爲

古文上字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

悟 潭本立下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

群

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 潭本

作宗廟之祠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

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

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

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慮不足哉形不利勢

不便 建本且天下嘗有當日二字係衍文今依史

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迷北而不能進者之上是後人以

史記之文資入之史記無後然困於嶮岨十字今此

邑伐并大城得陜塞而守之 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斤書 卷一 七 抱經堂校本

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譚本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

險作阨毋詎再餘同史記譚本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

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譚本有必退師案

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建本作退陣

案史記作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則建本是也

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

球敗非也譚本球上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

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譚本無謀然所以不

遠二字

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拂與弼同譚忠

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泯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

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

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史記無臣豈不

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

法設刑而天下治飾讀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

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

怨而海內叛矣譚本怨下故周王序得其道史記作

司馬云賈誼書五作有望字五序小千餘載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

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
 不忘後之師也譚本後下有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
 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
 有序變化因時因因史記作有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
 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
 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
 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
 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
 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

置其私人建本是偏字譚本作偏案舊本漢書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

不能此下本皆有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

入當歲間所不欲焉十九字不成文理是後人妄竄黃帝曰日中必萋建本訛加竹漢書加艸作萋

削去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

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

乎此下建本有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夫以

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

音衛
 也

力失稱

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

侯匡天下乎尙譚建本有至此則陛下設甚矣時且

失矣心竊踊離今春難為二下字建本又有

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官理以傾時之失豈

不靡哉可以為良天下而下稱特以為此藉也竊為陛

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爾許焉五十一字俗開本略相

同細審皆是後人妄竄太

半不成文理當削無疑

數寧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譚本二上

可為長大息者六大息者歎息之大也若其他倍理

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

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

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願身敢不昧死

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難然同建本作燠因謂之安偷安者

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

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

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篇中多為後人

歎演之致多冗長其文理尙可通者今亦始不刊削

至如陛下問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句內又嵌令

馮下又贅何甚傷故四字皆不成文理去之射獵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

籍

怪

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

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

怪矣怪一本及秦始皇帝似是而非也終於無狀

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慘亂

業握危勢穆古多用以代操字或云若今之賢也明

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

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

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漢書

使為治勞知慮本接上文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勢駢合此橫隔一段於中殊不倫又自此以下多好用耳字因字亦致有不可通者然本書不可見矣因諸侯

若盡刪之又恐未必盡合本書是以姑仍之

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

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

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

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

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盡有耳大

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成理則萬生遂

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神為可以益壽見晏子雜下篇舊本為字

在神字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

上誤繚緜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是當為

謂人也人之大期固當足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

百年也建本固作固說

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為明帝沒則為

明神建本因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潭本亦作股

明神眩明臣案說言皆指君身不應忽及股肱漢書

作生為明帝沒為明神是也故此亦從何本改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

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

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已極耳此數句文

亦訛不欲盡以漢書之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

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眾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

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

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潭本無成長治之業以

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

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

為萬世法潭本立經作立綱漢書周德作同得以後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

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

為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建本此下有一夫

無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

此至孰也建潭本此下又有獨太息悲憤雖使禹舜

生而為陛下計無以易此潭本生上有復字此句下

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

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講死四十三字建

特作時
無作何

本俗問本皆有之是後人依約韓非子語意竄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饑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權豈可豫知建

本訛雜別本作離今從潭本

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建

者也

建本大臣作其臣案此文後亦作活大臣其字誤今從潭本

甚非所以全愛

子者也既已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

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鏹鄒而

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

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

力不足以徵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

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

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潭

乃力作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夫一作天疑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失建

本何作付訛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潭本無子孫世世與

漢相須厚此譬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

藩疆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國比最弱則最後反譚本比長沙乃纔二萬五千

戶耳譚本作三萬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

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
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譚本無數字今雖以

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
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譚本作也欲諸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菹醢則莫若令如樊
鄴絳灌譚本長沙下有王子字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

勢

無愛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無邪心下有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

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四十一字絕無義

理即以爲反言之語氣又不了後二語亦不相承接
其爲妄竄無疑必當刊去

大都 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

音腫
腫病也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譚本無然終為
 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左傳但言陳蔡不羹而無
 以當之此并數葉杜預分東西不羹為二
 葉為四此是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
 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
 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
 於乾溪芋尹建本訛于脫尹字今從
 申亥之井舊人校本改正左傳但云王
 繒為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譚本無可字悲夫本細末大
 弛必至心譚本作弛心必至說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
 之勢方病大燹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臆作設

建本此下又復臣聞尾大不掉
 和犬必拆二句今從譚本去之惡病也平居不可屈

信一二指搗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鋼疾譚本作病

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己建本此下有悲夫枝拱荷

今從譚本去之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踈

鑿上古蹠字下古戾字顏師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

凡其子哀王文帝元年楚子文王則嗣故云今之王

者兄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字今從劉貢父

補正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
 子臣故曰非徒病燹也又苦踈建譚本下有字衍可痛哭

劉

劉

設

者此病是也

等齊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在所潭本說所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

法予之受謁本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

皇帝之法罪之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

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建本作誰是則諸侯之王

之字埒並說作將然則天子之與諸侯有王字臣之

與下潭本無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

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

正作王

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

本補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

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登當如左傳各自其今臣既

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

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

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潭本無天子親號云

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

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

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闈入者為城且諸侯宮門曰

司馬闈入者為城且殿門俱為殿門闈入之罪亦俱

奔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

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儀令言是也

儀亦言也見周書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

稱陛下次皆字各本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

乘輿等也皆脫案當有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

空死字餘同文不可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

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

形容也非下建本有人字又一所持以別貴賤明尊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潭本持亂且不息滑曼

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潭本曼作然則所謂臣主

不重天字

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

習乎形貌然後能識異建本訛膚又形貌訛則疏遠

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

建潭本並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其下孔子曰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本

則一潭本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

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

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類別本作述或校者

一依本書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爲長大息者此

也潭本第一卷止此

服疑 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九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臣為臣建本作已往則為正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例說今從譚本改亦上諸本皆有則字然稱僕不敢為僕僕亦臣禮也今從黃氏日抄去之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適至和譚本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句則名號異則權力

無別字

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建本下有則字是上文皆於則字為句今案是以高下異當於異字為句此高下者是其本根也以下諸異皆由乎此普當以異字為句此處不當有則字明矣今從譚本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周齊也或改作同字非譚本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埤與卑下並同作遷則品此者進紕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譚本作著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讓責也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

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

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李古使字李匡文資暇云行李是行使案舊文使字作峯山下

人人下子云云建本訛作季潭本作使今据李說定

不可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

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建本脫是

若日之與星建本有字衍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

冒貴幾讀與冀同潭本脫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

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事勢

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漢書作陛下即不制豪橫而太強也

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

象顛倒前後以亂本云云是後人依簡漢書增竄字

意蓋諛以為即不定制不必久遠而已大失說之本

此書似謂不為久長之計其勢將一傳再傳而盡則

則讀漢書足矣何必又著於此故始仍之以俟學者

之自為別白可耳建潭本茲脫再傳二字又脫豪橫

而大強五字至其相與特以縱橫之約相親耳建本

別本皆有之此下並有猶且葉立而以說作持漢法令不可得行矣服疆也八字乃改豪植

而大疆語為之使不可今淮陽之比大諸侯慚過黑

慚

子之比於面耳字漢書作厘如黑子之著面潭本作慚比黑子字漢書作厘如黑子之著面潭本作之於面耳字漢書作厘如黑子之著面潭本作豈足以為楚御哉與漢書同而陛下所

特以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疆匈奴為鄰
勸自完足矣建譚本作勸自見矣詭今從別本唯皇太子之所恃者

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
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

譚本適足句脫又工詔作舛漢書作制國而命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
布衣布衣者譚本者字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

黨邕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
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

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剽去不義諸

侯空其國建本作剽太義詭今從譚本漢書剽作薪擇良日立諸子洛陽

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
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

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建譚本無兩字別其文民緣從律水且安者自是而補本有與漢書同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遁走而歸諸
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

語不甚可解別本竟以漢書易之亦非所安不若且從其舊以侯知者奉地奉天子之地也建譚本作秦地詭今從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
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句梁

即有後漢書作而為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尙割淮陽近之潭本脫梁字作即有後患謬矣

無患字

乘言

卷一

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卽無後患漢書作不可者代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捷鉅偃反關捷也潭本作被詔則大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

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

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

此二世之利也二世潭本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

資姦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此下建本有省臣味死

伏前陳施下臣諛所以為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

聞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昏問其臣

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則幸

七十三字全係妄竄卽臣聞聖主以下亦是錄漢書

古事作博

之文惟陛下財幸與惟陛下幸少留意句相重複若
欲畱下一段須去惟陛下幸少留意句始得潭本於
臣諛竊味死提行餘一二字異同係錯誤兩本並脫
聖字漢書有又未尾兩本復有今陛下將不意之人
尾綴衍於此今削去之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
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卽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
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矣願陛下
下少留意計之

新書卷第一終

成化癸卯喬縉本校
正德九年陸相本校

新書

卷一

三

抱經堂校定本

新書卷第二

新書卷第二

五美階級

制不定

權重

且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合冠處女勿謂無
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借冠潭本作冠陛下且見之矣

建本此下有管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宿禍

高拱而不憂其紛也臣也甚可謂不知且否

三字潭本無能字又憂上無不字無且夫秦日夜深

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國之憂建潭本夫秦下有自逆

亡四字皆隨意雜湊今刪去今陛下力制天下顛指

漢書憂作禍此作憂亦非也

如意而故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潭本作內制天

無下故字建本脫制字又如意上亦有而字又成作稱今皆從別本改正苟身常無意但

為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寧制謂仁乎曹勃不寧

制別本不寧作不能漢書作將使不寧案此篇與益壤篇同是一疏今離析而增演之皆出自後人之作

耳偽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

君敢自殺不敢反心知必菹醢耳建本作志知不敢有異

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天子無可以徼倖之權無

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

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建本脫子孫王之四字又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止字訛作正今皆從潭本

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潭本定治作定地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漢書作莫

慮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
 別本同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
 下權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
 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機當作機
 作柴奇棘蒲侯柴武子後淮難篇建潭本皆作機奇
 案柴之與機音義得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
 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機車此其証也別本此處
 從漢書作柴奇而淮難篇却作機奇疑皆因形近而
 訛又漢書啓作機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潭本作臥赤子衽待遺腹潭本待作朝委裘而天下
 席之上而天下安植同漢書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
 不爲此五美未二字當目上文如文
 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
 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潭本作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
 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
 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
 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
 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理蚤定

寬音
陛音

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
 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
 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偷猥之數也偷猥猶言
 偷安苟且建本訛作偷煖譚本作偷煖字書無煖字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
 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處譚
 本是迹下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
 禍之變譚本作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尚不能以安
 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
 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當謂仿像其支節也漢書作皆衆理解也譚本無解字
 然至髑髏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

音寬股骨也
言其骨大

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譚本兩此字皆作者字勢已
 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
 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髑髏也釋斤斧之制而欲
 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
 北勢不可也譚本胡訛作故

審微 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
 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
 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譚本無是故也字是故
 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

陛音

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聃曰
爲之於味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

語曰焰焰弗滅炎炎奈何焰焰舊本皆訛作熒熒字書未有所考今從金人銘

作焰焰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案備患於未形上也

智禁於微次也本相承接中間忽橫五十八字是後人以習聞之語妄增入之譚本改次爲故亦非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

韓非子作周行人下同辟彊音闢疆譚本即作疆字周行還之曰啓疆辟彊天

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字書不載燬字案韓

分作陞

音遙 墓道

音遙 墓道

非子作燬衛文公名也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弗使踰焉譚本分作陞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

周襄王出逃伯鬪曉疑衍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

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

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譚本未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

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

之樂軒縣大夫直縣直當作特或本是直字士有琴瑟叔孫于

奚者衛之大夫也左傳作仲叔于奚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于奚率師逆之

闕

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孫于奚辭溫而請曲縣
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
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
乎不如多予之邑欽宓子治亶父即單父音善甫於是齊人攻
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
自艾傅郭者歸艾列同傳音附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
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資建潭本作還季孫聞之怒使
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
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

年無麥明年可樹欽不耕者得穫建潭本脫令字今從別本增是
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欽加弱令
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
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
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事勢

階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階陛九級者堂高六尺矣
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
陛衆庶如地比其辟也故堂之上潭本故堂九級上別本堂作陛廉
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

堂之上作階九級上

音坤彭易
彭定也

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譚本從漢書作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尙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建譚本上說作帝今據下改廉醜禮節以治君子建本醜譚本仍作恥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剔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蹶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

音月斷
廷也
音勤文
面也
音鼻牙利
鼻也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譚本無則字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剔笞馮奔市之法建譚本脫伯父二字建本又脫衆字馮與罵音義同建本作謬譚本說作笞係今皆從別本然則堂下不亡陛下譚本無下字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建本無辱字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甚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合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潭本無若此五字

夫束縛之係細之輸之司空司空掌城旦鬼薪之事役使罪人為之漢書百

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即引賈誼此語別本從誤本漢書作司

寇非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

殆非所以合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

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建本有事字無一字今案一字亦當有非所以

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

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

潭本此上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豐面變容吸炭變聲必

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

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舉大事之建本脫衆人畜我我故六字今

從潭本增別智伯國士遇我故為之國士用潭本作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

建本脫彼將犬馬以下十一字潭本有頑頓無恥夷苟無節漢書作夷

謂無志分也夷音胡結反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

苟若而可兩則字潭本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

敗困而擊之矣漢書作則困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

臨作推

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

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託

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但無恥但苟安則主最病

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

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污穢男女無別

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建本

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

者譚本訶從漢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清音才性

而自池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甄鑿建本其中罪者聞命

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諸舊本皆跪而自裁上不使人

掉抑而刑也回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建

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

古戾字綠色綬
也不使人以綬
加於頸

穢 婦姊姨母五字係妄竄今刪 不謂污穢曰唯簿

請

潭本報上無而字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

忘家公醜忘私建本作醜諸本皆利利不苟就害不苟

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窳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建本脫誠死宗廟以下十

六字潭本有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廓封境故曰聖人有

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建潭本作此物比志也別本彼

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

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

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

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

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也建本為作謂今從潭本

新書卷第二

乃云

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廼滅亡使

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

不可為寒心譚本有哉字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棄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

否耳譚本作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建本慮下今其

甚者到父矣賊大母矣踈嫗矣刺兄矣到譚本作

到父矣空賊字今皆從別盜者慮探柱下之金譚本

本補課當與則同謝也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拾萬石粟建本作拾與十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建譚本行此其無行義

竹勢反
割也

否作不

嚮作向

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譚本作乃豕羊驅

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譚本作竊為陛下

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時適然耳

譚本時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

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也

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不立卒植則儻不循則

壞建本脫為人之所四字又弗為二句作弗為持此

不循則儻今皆從別本改正譚本此非天所為無之字

上下亂僭而無差建本君臣作君子亂僭父子六親

居輦反
取也

慎

殃侈而失其宜，姦人竝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建本脫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潭本覆下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擄寡知，欺愚勇劫，懼懼建潭別本懼壯凌衰，攻擊奪者為賢句。攻潭本作貴人善功皆與工同

突盜者為忻句。潭本忻作折，則又當諸侯設詔而

相飭設馭而相紹者為知潭本作諸侯設詔而相馭

未詳或疑詔當為詔輒當為復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

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者何如

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

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

祭尊猶祭也黜射者攘臂而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

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惟當作雖潭本作為亦

有脫交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

斤書

也衣服循也

此下有我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李母妻公之接女乎十賦字係妄人竄入去

之則文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

氣一片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

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

與兄弟譚本作非有貴戚不與弟兄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字疑衍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

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為姦而

貧為里罵建本罵作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

官敢行姦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

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

音憂田
器也

義弃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

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稷鉏杖

擊耳慮有德色矣擊亦箠也譚本作箠又耳作而無矣字母取瓢椀箕

箠慮立諍語譚本作立而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

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

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勸焉耳建本其然猶并

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者曰以下八字譚本

文皆同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譚本作功成求得矣然不知反

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

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術也悲夫

音遂掃
竹也

潭本作十二歲非又不知上有為字得之作得失又未有益者養士進取遺禮八字建本亦有係衍文今從別本去之

瑰璋 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緡甚可瑰也建潭本複不知二字係衍文去之又今有璋術於網字建本訛作綱今從潭本下同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懼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別本而民愈下有知字下同又乎作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

以相競高句○而務潭本作之物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

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

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故以未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

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

輕能具萬里字詭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以俗侈相耀

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

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

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

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

寒以襪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別本作以衣帛二字譚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

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

凶早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歐民而歸之農

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

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則民潭本作朴一作生別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

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節知巧以相詐利者

為知士敢犯法禁味大姦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

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

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

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

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

建本退作過訛又上僭作上位僭衍位字今皆從潭本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

謀無為起姦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

謀不起建本脫許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縣

網此下有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

速救也三十八字建潭本別本皆有之案文

義不甚相聯屬舊有校者刪去此段今從之

孽產子事勢

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

所書

六 抱經堂校定本

羅

牆似牆字

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孿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縑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者天子之服也建本今富人大賈召客者得以被建本資若兄弟召客者訛今從漢書改正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建本今富人大賈屋壁得為帝服富人建潭本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建潭且主下字自衣阜綈而靡賈修貴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孿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躅也躅與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

若兄弟

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也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

也欲天下以下十七字建本

之欲其無為姦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姦邪

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不為不成也

又續漢律歷志注引易緯有雜稻不為麥不為之語若夫不為見室滿胡可勝

撫也若夫十二字難夫錚此而有安上者始未有也

是錚于北海錚章閭反郭注猶塊埠也是則今人之

際耳所云邊今也平居則無莖施施與柴同不敬而素

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

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此下建本有曰為大

七 抱經堂校定本

登若其小十五字於義無當
潭本同但無夫字今竝刪去
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
等也至冒其上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
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

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漢書石黥罪日繁此一禍也

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

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

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

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蓄疑別本作罪故民

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

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

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

致何謂七福上取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

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

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

歸於上中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

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重矣四本無貨物必平四字舊校

者依漢書增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

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

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倍羨倍潭本作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壞潭本作懷漢書同宋祁潭本有一七字案下云此謂之七福謂之福句相比近則七字可省建本無此謂之七福誤倒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秦南有武關秦昭王詐楚懷王處也東有函谷臨晉關建本建武關作建武開誤今從潭本意林無上關字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

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為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所為本誤今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為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潭本精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句人騎二馬不足以為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為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彌道數千不

輕致輸致輸誤倒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

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為境小國闊大國

而為都闊當作廓小大駮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

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疆敵以列侯餽奠夫至

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自天子都長安以下與

與前段罷關意不相承接舊本皆連前非也今改提行分作二段

屬遠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

不在五百里而軍不在當作不出下同公侯地百里

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

者不苦其勞譚本作力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

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有字衍文譚此天下之所以

長久也譚本以作能別本上有能字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寸

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耳

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

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

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為奉地之字衍別本作為之奉地亦訛雖秦之

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

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

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

五編

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贏弊矣疆提荷
 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躋不數
 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
 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此段文多重沓
案漢書云淮南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
 費漢書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語簡而明此但依
 傍漢書而增演之耳行勝似當作行賸潭本作不勝
 又自詣作自儲非有以所聞也似謂未有以聞也然
 中間又隔以履躋不數易數語參錯無緒下似謂乘
 縣令等字又足衍文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
 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
 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

奸

遁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資
 姦人

親疏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命天下

如曩也起二語殊不類舊假字下又衍淮陰侯尙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

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建本訛作豪亂潭

殺亂與漢書同今從之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諸侯潭本作

無作危

并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侯率幸者乃得為

中涓建潭本乃作仍今從別本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南面稱

帝諸公皆為臣潭本無皆字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

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

反者九起久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

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潭本身下有親字自高皇

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漢書作中子王趙此誤幽王王淮陽

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

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

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

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為者建本布衣

上無有字潭本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

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官聽

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尙動一親戚天下環

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

者乃啓其口匕首已陷於胸矣乃潭本從漢書作適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建本作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多故七字潭本無者字餘同今依漢書去之

休音

備書者以長
文而稍削者
有之欲其幅
稍溢利多得
全者五三三

卷三

三

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為治安奈何知其必

且危亂也然且吟齟而堅控守之為何如制以躡相

懸吟齟疑當作噤齟方言作馮齟音皆相同怒也躡

利字金十字此等皆備書無知小人所為令知亂如今

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耳亟當刊去毋令滓穢本

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

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而餘三年

無蓄篇作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

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

其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

年矣三十漢書作四十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那

未穫年耳富人耳不貸貧民且飢耳富人耳作當今天時不

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曩頃二字不成語此篇妄竄者

甚多難令人寒心壹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

以盡正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

不亦晚乎此下有竊伏念之憂使人悲然則所謂國

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足以在於陛下

者哉本俱脫不在二字舊校本增今從之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

新書

卷三

三

抱經堂校定本

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此下舊

人相食至於今若千年矣十二字似此豈卽不幸有

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

萬之衆聚潭本無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早相承民

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

一日而及此之必然積貯一疏此割裂爲二其一篇

而無完善者此處漢書但云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

乎今改云云建本潭本皆作一日而乃此之以然此

正妄竄者故爲脫爛使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

不可讀以見其古耳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

上弗自憂潭本作爲人上省弗自魄然事困乃驚而

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無如之何及方今始秋

史下略二葉

時可善爲無如下建本有憂字潭本無此云方今始

圖隨手鈔襲皆秋時可善爲鑄錢篇云方今始伏望可善

是一手僞撰是陛下少閒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

可使臣下建潭本有議字又此下有臣議詔所自用

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議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不成語今刪去二十六字亂湊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潭

有今匈奴媿侮侵掠五旬係依漢書但此處自在後文今故從建本去之蠻夷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願

音壁足不能行也

新書

卷三

慮

音非風病

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矍且病瘵夫矍者一面
 病瘵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今字下建潭本有西為
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二十三字雖有長爵
 係妄宜當刪漢書作今西邊北邊之郡
 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成延
 行數千里糧食餽饌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
 臥將吏成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
 時於焉音信威廣德難潭本下有已字臣故曰一方病矣醫
 能治之而上弗宵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為陛下
 惜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困漢書作
 陛下宵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

匈奴疑從字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

之衆唯上之令舊本此下有殺之乎生之乎陛下威

憚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法誠所宜潭本

作所倂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

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

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

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

新書

卷三

十五 抱經堂校定本

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
 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
 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
 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
 逆者焉下有其義九要四字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
 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
 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
 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此一段五十八字已見前篇潭本此處不載天下
 之勢倒植矣建潭本作天子莫之能理猶為國有人乎德可

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
 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捫然疑捫然左傳捫然授兵登陴

新書卷第三終

賈誼新書卷之第三

新書卷第三

國大富匈奴適亡數語亦多增竄建本潭本令上吐有彼字別本彼作設亦訛今刪

犬馬行理勢然也叱當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民

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

東別本延下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

灌窳疑當作窳潭縣名在朔方郡一說窳乃瓜字之訛灌瓜即退讓篇所云者也皆屬之直

郡旬然後罷戎休邊句或疑民天下之兵帝之威

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

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潭本有此其示北字

武味利之時也而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別本隆上

有建以臣之愚匈奴也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

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

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潭本工作

功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

其衆庶時為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狡

猾為此柰何對曰臣聞疆國戰智潭本疆王者戰義

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

別本作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

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為畜潭本

蓄又孰敢怙然不承帝意建本作又且孰敢潭本作

紛音義同見列子黃帝篇建本訛作盼臣為陛下建三表設五餌臣為陛下

置

舊皆作陛下為臣今從舊人校本改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

振稿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有幸用

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

陛下也譚本使作令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

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建譚本若下有信字衍

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

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圖建本作孤今依譚本

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

而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還

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戎狀譚本作我狀又弱子作若子臣又

音誤逆也

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

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

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

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

者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竅竅空也而賞薄不足以動

人舊本皆作尚薄訛故善賞者踔之說文踔踔也猶言踐踏也先使之失所望而後

此即高祖之所以待英布也駮轢之從而時厚之令

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

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五字衍文臣有餘資自在末段始見或改此作則國有餘

財亦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

文錦潭本少者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

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

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

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凶冀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

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

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馘

臄炙肉臄字書無之一本作膾即豬字具醢醢方數

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

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

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潭本無一國聞之者見之者

音急切

垂漢而相告人怵憚其所自漢與涎同建潭本作洩

南子作憚除高誘注云貪欲也音探豫以吾至亦將

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饑也若使者至也

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

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猶言粉白繡衣而侍其堂

者二三五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

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鞞倒挈面者更進別本但作俛

謂筋斗也舞者蹈者潭本蹈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

人此即優也昔時乃為戎樂昔夜也潭本攜手胥彊上

客之後潭本作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潭本作

他甘切思也憂也

持令者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使降者潭本作令使者降者一國

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希盱喜悅兒人人恆恆唯恐其

後來至也恆恆與急急同將以此壞其耳有一餽凡降者陛下

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時有所富必令此

有高堂邃宇建潭本必下衍一有字又建本富作官此作北皆訛善廚處句大

困京句廡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

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

令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困京建本作圍合或改作

困倉今從潭本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王慮句有

訛字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恆恆唯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腹一餽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

幸狝循而後得入宦夫胡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

見及貴人子好可愛者胡潭本訛故今從建本及上兩本皆訛

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閑舊本皆作閑案下

改此作閑是也今從之且出則從屈則更侍有之潭本作入

上即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建本作穀抵訛客胡使也

力士武士固近侍作功士胡嬰兒得近侍側胡

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

人偶之中庸仁者人也鄭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

本之亦作人今從潭本為閒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

上卽幸拊胡嬰兒擣迨之擣迨猶騰倒也戲弄之乃授炙幸
 自啗之出好衣閑吐自爲贛之舊校者改贛爲賜上起胡嬰
 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
 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
 而欲人人極恆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
 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
 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抃墮也言降下胡人如墮墜之易動云下匈奴猶振稿也此謂五餌若夫犬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
 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
 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

食作失甘作
 其揮作禪

音惡
 敵也

其謀中外符節適構拘也字書不載構字案白樂天詩鳥以能言構龜緣入夢烹構爲羈紲之義則此當謂繫屬而固結之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憊若此潭揮作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
 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潭本作飯失其口揮劍挾弓
 而蹲穹廬之隅揮劍潭本作禪劍別本作彈劍左視右視以爲盡仇
 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
 之猶言先之在其前也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廷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
 將吏猶驅廷仇讐也衆下潭本南鄉而欲走漢猶水
 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

音誤
 逆也

臨人民患之潭本不臨作不恤患祥意今案曰苟或不字當作下形近而訛耳下同意與患同

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潭本

無此二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別本作王苟

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

所哉潭本夷作貊又之所哉訛作之所作也建本此

而愾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愾渠大罪也

毛詩鄭箋云愾驕也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下臨

人之民哉潭本之理上無天子二字末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

成

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

戎人諸侯也建本作願為戎人為諸侯也潭既卑

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

居此建潭本臣竊料匈奴之衆臣建本作賓別本作

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

甚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

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銓權而服也銓權奚宜敢悍

若此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

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

持

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

今不獫猛獸而獫田彘獫後人用以代獵字顏師古曰獵化為獫過成鄙俗今諸

書多通用故不改猛獸以喻何不搏反寇而搏蓄蒐

奴潭本作猛敵訛今從建本蒐與兔同所獫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諸本並脫

此從建本校增今玩細虞繁細是虞今從潭本不圖大患非所

以為安

淮難 事勢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句首舊有一字衍王子別本

無諸字今從潭本曾不與如臣者執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

已道舊本茲作淮南王來入赴千乘陛下為頓顙謝

總作赴

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諫讓別本作譙讓譙讓數畱

之罪無加身者數畱未詳舍人橫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

吏曾不得捕等室他無所見疑是靜室即前階級篇之清室也得捕別本作省捕潭本作吏

會不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

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佗所從舊本

案薄昭予厲王書云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大王不肖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則

此當作徙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子之法咫尺而弗用也此篇多以咫尺則字蹠促猶蹠蹠潭本作蹠促而下

有使字皇帝之令咫尺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

功臣有職者以為之相吏王慤不踏蹴而逐耳潭本脫傾

諂作醜

而不行以下十八字建本有勸當作無不稱病而走

勸建本作董亦僅字也今從譚本無不稱病而走

者天下孰弗知建譚本脫孰字今從別日接持怨言

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建本

柳亦詭今從別本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

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

啓章之等建譚本並作棧奇即而謀為東帝天下孰

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為

之神金道當作嚴道以為之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

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

思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

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六字

刪譚本又且世人不以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

之心可知也譚本無世字若字下無以字又舊本今

淮南子譚本子上少壯聞父辱狀是立思泣洽衿是

思下舊有焉字衍衿建臥思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

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句○別本如作知

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

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舍

亂而不敢言舍舊本皆詭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

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父也叔

父字舊本並脫今依漢書增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

不盡傷子綦左傳作子期此與昔者白公之為亂也

非欲取國代王也代主今案當作代王為發憤快

志爾故挾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已耳

漢書作固為俱靡而已此處當作要與俱靡而已耳

上固為二字可省以下句有固字不當復也建潭本

靡並皆作廉固非冀生也今淮南土雖小黥布嘗用之矣

土舊作王矣舊作耳潭本又漢存特幸耳夫擅仇凶

無嘗字今並從舊人校本改漢存特幸耳夫擅仇凶

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

也上舊本皆有未異二字贅甚今刪去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

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

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然使專諸

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是

承上語辭潭本然俱作能則當以故能二字連讀專

諸與史記吳越春秋同潭本作鱗鱗左傳作鱗設請

漢書作刺請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與之衆積之財也

億猶不靖也此段前益壞篇未舊此非有白公子胥

本亦載之作不意潭本作不義

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

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願陛下少留

意計之舊本脫少字益壞篇未有之今補入

無著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靡作廉

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建潭本無

此句別本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從漢書有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

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潭本作無度則物力必

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漢書作至熾至故其蓄積

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昔今

本而以末食者甚眾十字為句漢書以作趨顏師古以趨未分句非也建本脫之字也字別本有潭本無

字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

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文多出後人所增竄漢書云淫侈之

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無所謂大祟故下云殘賊公行正承上二者而言無意敷衍何所取哉

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泛敗漢書作將泛泛

方勇反覆也建潭本俱訛作貶敗此下又有何訛者也事情安所駁九字係妄竄今刪去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眾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為漢

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

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

為天下陷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

常也漢書作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

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

衆國何以餽之矣字在衆字下皆行文今刪兵旱相

乘譚本作承與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建譚

孫而敵其骨政法未畢通也擢下建譚本衍一矣字作易子

起矣畢建譚本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此下漢書云今敵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

樂其所矣一段方見措置之實今缺之則下文所謂

富安者語亦無根此皆妄人故爲異同以欺不學者

耳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

惜之漢書諡疏止此今此本下又有王制曰國無九

之蓄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

使謂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五十九字亦

係妄人僞造竄入書中屢見之漢文帝使博士等作

土所制未必遽引之或謂禮記中之王制非卽漢博

涕鄙陋復沓乃小兒學語而未能者今皆刪去

鑄錢 事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此句之上舊本有適者竊

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問史復鑄錢者民人抵罪

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天

不使願陛下幸無忽八十一字甚不成文理此何等

語且曰竊聞曰僕以對陛下荷少知屬文者亦決中鑿

此又家屬之語亦出自近代此必皆趙宋時人所作

者不能盡雜之使無餘耳敢繼以鉛鐵爲他西者其

形作刑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

言胤作言胤

然鑄錢之情非殺鈇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潭本

無然鑄錢之四字情上而殺之甚微其利甚厚舊本甚微

有人字又也字作少下云又易為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

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姦偽也云云香施無意今從漢

書刪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

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

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鑄作建潭本作各隱觀其

其家字公字皆衍文而公因欲禁其厚利微姦建潭

利字大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舊本此下有民理然

則吏隨而檢之十七字悠繆不可為民設阱孰積於

曉潭本無法字餘亦同今刪去也夫白著法以請之

是舊本此下有上弗蚤圖之民勢且曩禁鑄錢死罪

盡矣十字危言不切事實今刪去

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末具也民方陷

溺上且弗救乎漢書於黥罪積下云為法若此十六

字末具也別且世民用錢縣異而卻不同漢書但云

郡縣不同何其簡明蓋謂此郡縣與彼郡縣各不同

也若縣屬於郡郡以統縣郡與縣不分地而治何云

矣作偽者之謬也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舊本又有

四字漢書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舊本又有

無今刪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

操權族而八字不可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

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

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

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新書 卷四 十四 抱經堂校定本

鑪炭姦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舊本又有少益

而之刑謬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於今四野不知

所謂今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日禁刪去

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

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

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法禁數潰

舊本法禁倒今從漢書易之漢書此下接云銅使之

然也云云今截置於第三卷銅布篇中此下則又妄

撰一段云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所蚤振恐不稱陛

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

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五十三

字不言所以救弊之實而但云不可以怠又云望可

善圖也澶漫何指大抵作偽者之伎倆或一篇所之

為三四或於篇中移易其先後或一字而增添數字

一句而敷演數句以變亂古人之成文讀者多草草

不與理會耳今畧審之謬妄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賈誼新書卷之第四終

新書卷第四

新書卷第五

傳職

連語

或稱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平勸其心教之禮
使知上下之則

建本有宣字或校改作宐潭本無

或為之稱詩而廣

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

填與鎮同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

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

故志古先之志也建潭本作故

設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

以聖人之德者也

學讀為教潭本作教

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

長復以道之信

長復謂久要不忘踐言也俗間本作長短詭

明度量以道

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

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儻雅以道之文儻與明

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

明齋肅以道之教潭本作敬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

莫非賢人以輔相之摠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

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潭本作儀行建本章恭敬以

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教篤以固之忠信

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

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

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

典傳不備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

不法大戴禮作學業不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

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

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

不誠於戎事建潭本誠作直案輔佐篇云有戎不信

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建潭本脫

有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委授於疏遠卑賤委授同大

鄰愛鄰亦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

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

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
經不法不古教誨下十五字大戴無案不古二字衍文言語不序音聲不

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

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趨行讀促行句絕建本下有得

字別本又作不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

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建潭本作燕業

及其左右之習詭其師荅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

大雅之辭荅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備問小誦之

不博不習備問別本作簡聞大戴同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

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

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潭本作不以彰德少下二句

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噍讓不以節噍當作譙小行小禮

小義小道當有不從太保之教六字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

居處燕私安所易大戴作安如易如而通樂而湛夜漏屏人而

數下疑有脫文大戴無此六字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飢

而憊別本下有食字潭本憊作餒建本作餓字書無餓字或二字誤合大戴作飽而強飢而憊無兩

食暑而暍寒而懦別本作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建

本作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為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

皿亟顧還面大戴作環面注環旋也而器御之不舉不臧大戴無而

字器御倒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

斤書

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

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訟與頌同潭本作頌逆大戴作

迭不知日月之不時節次不字大戴無不知先王之諱與國

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潭本作情建本作清皆訛凡此其屬

太史之任也

保傅連語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潭本二十世作三十訛周為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

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潭本有也字而秦無道之

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

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

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

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

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太子建潭本作天子訛故孩提

有識潭本故下有廼字與漢書同大戴無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

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

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

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

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

潭本脫不能無正也以下共二十四字建

本亦同又不正也無也字楚之下有地字潭本楚言作楚聲

故擇其所嗜必先受

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

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

知好色之語乃約畧其年歲之所至耳如

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謂其年少壯所當值也宋儒譏賈子知妃色下語未了宜極言防閑之道不當便捷則入于學由不知當日語意故爾輕誦潭本從漢書作知妃色學者所

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

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

功不遺矣

聖智潭本作賢智

帝入北學上具而尊爵則貴賤

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

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

得矣

建潭本別本竝作理道今從沈本

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

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

虧膳之宰

司直別本作司過與大戴同漢書作記過虧別本作徹潭本訛作勸

天子有

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

而字

上大戴有過書二字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

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敢建本替史誦詩工誦箴

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

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

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

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

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以遠庖廚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徹建本作飲潭本失

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

天子不得為非也建潭本脫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

好學多聞而道順別本順作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

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

也誠立而敢斷建潭本作敦斷今輔善而相義者謂

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大戴輔作常立於左是

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

天子之過者也未者字建潭本俱脫大常立於右是

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

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

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

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潭本作不習爲史視已成事與漢書同大戴史亦作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而字本無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建本有者字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

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別本作變與漢書大戴同沈本作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教則化易成也

建本濫作疑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

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

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

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

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

潭本脫聖字

有天下而宐然苟背道棄

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

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柰何而不慎哉紂

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

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

弗甯助也紂之官衛輿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

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腎踐其肺履其肝

潭本作頭

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

有捧帷而入提石

之者猶未甯止可悲也夫執為民主直與民為仇殃

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

建本衍羞

甚二字今從潭本去之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

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為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

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也敗雖小皆已之

罪也已建本作紂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

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

潭本作而後人不知戒梁嘗有

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

別本亦有罪字下同建本別本又有雖梁

王亦疑五字今從潭本去之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國

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

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柰何

新序

吾下有子字潭本馬作為非是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

斤書 卷五 八 抱經堂校定本

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此

字建潭本俱脫新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

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

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別本從新以

臣諛竊觀之墻薄咫亟壞繪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

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

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

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王者上主者可

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

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

夏禹契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謹兜鈇引而為惡則

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

侈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推侈桀之臣見漢書古今人

隰侯案韓非子作侯侈抱朴子良規篇作推侈即推

侈也潭本作飛廉與惡來俱是紂臣而無桀臣非是

比于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諸書皆作龍逢近代

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

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

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

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

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潭本作無善佐則亡此其脫去上句建本有之不可不憂者耳詩云芄芃械樸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

輔佐 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下之舊本竝脫下字案後文有云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宐

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正職段一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盭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段一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頒度量舊本頒作領詔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循即

巡字如後云則先循于其方亦是微巡之義循本或作巡後人遂妄增入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

段一道行典知變化以為規是非明利害為字疑衍掌僕及

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用之倫色潭本用作馬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宐諭見

過則調說文調為調之重文然此處義當與諫通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

任也一段調諄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調諄譚本作

通用時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為車右坐立則為位承

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譚本義應事之理則

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

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敬

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指讓之

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入不從禮衣服

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迎送建本忿說忘

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

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諄之任也一段典方典容儀以

掌諸侯遠方之君讓之班爵列位軌五家為

為伍潭本別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職之數辨其民

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

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

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一段奉常典天以掌宗廟

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

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宐

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

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祈天明句故歷天時不得

句事鬼神不序句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段一

祧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

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

皇祖皇考此下文脫案大戴禮千乘篇其文與此有相似者彼作司徒典春其下文不同至方

春三月下云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

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云云方夏

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

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云云方秋三月

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

成秋事司空司冬云云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

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

以成冬事所以不全引大戴禮之文者彼亦有脫誤

故也皇祖皇考建潭各本俱作

皇考祖考今從大戴禮改正

問孝闕

新書卷第五

新書卷第六

禮連語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

弗與舊本嗜字上俱脫太子二字案當有又曰禮鮑

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曰字上建

公二字衍今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刺

從別本刪去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刺

本作突別本注云恐當作阼蓋本禮記仲六尺之輿

尼燕居文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六尺之輿

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

禮卽上下躋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



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

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

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譚本祠作祈是以君子恭敬擗節

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

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建本主臣不威德在君

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彊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

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

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

者也建本無故字譚本有禮天子適諸侯之官諸侯不敢自阼

階阼階者主之階也舊本阼階字不重案當有天子適諸侯諸侯

不敢有宮不敢為主人禮也君仁臣忠譚本作君下同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龜禮之至也君

仁則不厲建譚本竝作屬今從別本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

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

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

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

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

食以優飽也貳同譚本作貳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

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

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

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

矣建本上之訛作之下又脫下良臣順上之志六字又謂訛以今皆從潭本故其嘆之也

長口吁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

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潭本沒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

賤而后貴者始羞殺膳下淡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

君不嘗羞舊本嘗皆訛賞今改正殺不下淡上不舉樂故禮者

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

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

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

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

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

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

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

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句鍾鼓之縣

可使樂也樂也者上下同之樂也二字舊不重非故禮國有飢

人人主不殮國有凍人人主不裘潭本作報囚之日

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屏不塗榭徹干侯建本脫不

塗二字潭本有榭與序同所以習射之處馬不食穀

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

斤壽
卷六
三
抱經堂校定本

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

之聞登穀則拜之潭本脫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

胥者相也祐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

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

網罟鷹隼不鷲哇而不逮不出穎羅哇音奚目深惡

本說唯今從建本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

不螫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刳胎不殀天建本刳作

割下勾舊

皆脫殀字今從王制增入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

廚潭本脫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曰昔蛛

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

是別本此段文尤多云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

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

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來解其三面置其一面

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

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

國歸之共百十三字後論誠篇詩曰王在靈囿麇鹿
有之此處自當從建潭本為是
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
至也仞仞同此處唯潭本作仞聖主所在魚鼈禽獸
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

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建本逮調和大暢則天清

澈地富燼燼盛意漢書禮樂志后土富燼疑卽燼形近而訛後人遂以母燼釋之物時

熟民心不挾詐賊句氣脈淳化句攫鬻搏擊之獸鮮

句毒蠹猛蚋之蟲密句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

大仁之化也潭本作賊氣不相攫無搏擊之獸鮮毒蠹猛蚋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

樂乎大仁之化也字訛并句讀亦異中閒唯蚋字似勝蚋字蚋者好蚋食穀蟲也蚋舊本音丁宵反蓋卽

作樂非今一從建本作樂非今一從建本

容經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

以和建本別本愉作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

論今從潭本

紀之志漻然漻然憂以湫湫音愁潭本湫作四志形

中四色發外維如下有缺文潭本無維如二字

志色之經目上事也建本誤連上今倣後立容坐容之例改正潭本脫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

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溥然肅然固以

猛喪紀之容恟然懾然若不還建本脫肅然二字潭本有恟音幽憂也

容經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不平衡不卽流字潭本作若訛下同祭祀

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不

垂綱

斤書

卷六

五

抱經堂校定本

視經

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

和意林作正別本作固建本脫此字

今從

潭本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

和意林作序屏氣折聲軍旅

之言也

意林作

併聲氣

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言經

建潭本並脫別本有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

建本此下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

共立

建潭本脫微字別本有

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

立

立容

潭本題在前非也下皆同

坐以經立之容肱不差而足不跌

別本肱作肘

視平衡曰

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

內曰肅坐廢首佂肘曰卑坐

佂即佂字潭本作係

坐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

舊校改側

從容而任

行容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汜足如射箭

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

濯絲

踣旋之容

踣與盤同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

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亘

潭本別本作亘訛亘疑即低字

所謂覆夏屋是也

拜容

拜而未起

此條有脫文

伏容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

即曲禮所云立視五雉

欲無

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坐車之容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劔之緯欲無

顧

建潭本無無字

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

禮介者不拜

建潭本脫者字

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

應武容也

兵車之容

若夫立而跂去智反建潭本坐而踞體怠懈志驕傲

趣視數顧趣與躁同舊皆訛趨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

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潭本此條前題總論非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踐此蹶亦踐也下同東髮就大學踐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

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

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

芄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目

以善趨也建本標作薺趨作超疑皆訛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

鳴玉者佩玉也建本脫鳴玉者三字潭本有上有雙珩別本作葱珩大戴作

雙下有雙璜衡又納作細雜作額皆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本戴作

規折中矩譚本步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

聲曰和和則敬建潭本和故詩曰和鸞嚶嚶萬福攸

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

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

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

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

斤書 卷六 八 抱經堂校定本

是以上下和協而士庶順壹潭本脫上字故能宗揖

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潭本作宗輯案揖與

作綜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潭本

儀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古者聖王起建本

段止而各本皆連下文非也今皆分段下做此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

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

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

身之倨佻與句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建本

若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袞之字疑衍建本作曰唯

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忘舊皆故過

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語曰審乎明王執中履衡潭本審作況言秉中適而

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

繆繆繆與糾同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

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

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蜚與飛同潭本訛茲能與細細能與巨

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

故至人者潭本至作聖在小不寶在大不窕音眺肆也潭本作窕同

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愾卒不妄姚寬遠之意卒倉卒

也饒裕不贏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宐此之謂

有威儀

古之為路輿也蓋園以象天二十八橈以象列星潭本

作列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

則察地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四時之運此輿教之

道也別本作側聽則觀四時之運多四字與大戴同又建潭本運下有額字亦衍

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口同敗其傷

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當讀為劑適疾徐

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言皆以漸進也省其所省而堪

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

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此下舊本有非所聞

也四字不類元文今去之譴而行其誅建本無其字潭本有則庖宰監食者

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
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
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昔夜也潭本作夕今從建本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
視聽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

建潭本脫下四字別本有

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
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

挾猶薄也音子協反

衛君垂泣

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
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

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
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
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
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
僨者杖賢也今背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仆也不
亦宐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母敢以粟於是倉無
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請曰以糝食
鴈爲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

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
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
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
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歟夫
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
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
民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
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
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

而弗衆也

潭本衆作重

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

淫僻之事無驕熙之行

潭本熙作燕

食不衆味衣不雜采

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

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

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

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

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

傲當

讀爲

春築者不相杵婦女挾珠璵丈夫釋玦軒

挾去建

潭本作挾訛玦卽決也鈎弓弦者一日環玦軒弓衣也音刊

琴瑟無音暮年而後

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

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宋康王時有爵生鷓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

之城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

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

以視有勇割偃者之背建潭本無者字別本有斲朝涉之脛國

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邠侯

之館遂得而死別本作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

禍無頭之棺似訛國策作無顏之冠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

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

潭本妖上有見字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

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

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

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潭本招作召我若攻之是逆天命

乃歸齋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

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

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粢盛不

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母復

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月

建本作三日
訛今從潭本

而夢天誅大

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宐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

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

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

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

建潭本使字
在燕君下非桓公

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

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

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

為存燕而欺之也

建潭本為作能欺
作朝今從別本

乃下車而令燕

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

建潭本
割作剖

遂溝以為境

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

合諸侯莫不樂聽

潭本
作德

扶興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

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

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

敗而去建本狀作杖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

知天下之棄之也建潭本作之棄也別本作必棄之今從賈子本

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

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

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

吾已埋之也潭本無已字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

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

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第六

新書

卷六

十五

抱經堂校定本

新書卷第七

先醒 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恇恇然猶醉也韓詩外傳作眊眊然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

厭銳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潭本別本作惠然獨先通學道理矣故未治

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

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

潭本作先發也

故世主有先醒者

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

得失

潭本作其失

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

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

內領國政下潭本作辟草而施教百

姓富民恆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

微天子失制

潭本有矣字

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

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

戰於兩棠

潭本無南字此即春秋宣十二年邲之戰

大克晉人會諸侯於

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

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

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

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

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

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無日

也

不穀建潭本皆不重建本作恐亡者也潭本作恐已有也更訛今從何燕泉本改正別本無日作自

憂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

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

潭本戚然

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

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舊本此下提行

今案本為一篇可不分段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嗚呼

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

吾君麗者吾發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

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此吾困空矣嗚呼以下建潭本文

多脫云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外內不聞吾過云云共脫去十七字

別本略詳而文又多顛錯今補正之案韓詩外傳侍御者數十人朝臣數百人為近實又發政舉事作發

言動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餒鱗字無考劉子雜俎用此語亦

無音訓疑當是豆食之餘屑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建潭

本無於宋二字案當有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諡為昭

公既亡矣而乃寤句所以存此後醒者也舊亦於此分段昔

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躋亂國

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

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建潭本無曰字

下曰何故儲之同御進股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

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

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

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

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為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

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

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

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潭本易字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以舊本並作存校者改作以舊亦於此分段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誣神建本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作無神

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

天地以成名

潭本之吳下有王字死而非補上有子胥曰三字作兩人之言非是又脫一字

建本亦衍於是紆身而不口

潭本空一字別本而不王字今刪作而乃連下適字為句

不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見而安之

潭本見作甚別本甚下無

而說其謀果其舉反其聽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

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

無尤天下服而口御

闕處或補在字

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

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

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

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
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乎此矣潭本無乎字子胥發

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

卽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

山草吃當與齧同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屨戴璧號唵

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

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亂勝而無禮谿

徼而輕絕徼當作礫慘礫也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

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咎請無與

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沫與醜同割白馬而爲

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

因閒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

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

旣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

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稷別本作稷疑是稿容

臺榭而掩敗容建潭本作客又潭本榭作握別本作振犬羣嗥而入淵潭建

本句上有則字今從別本去之彘銜菹而適奧銜建潭本訛作衡燕雀剖而

蚘蚘生蚘卽虺字潭本作蚘又蚘作蜿竝訛食蘊菹而蛭口別本蘊作蘊疑皆蘆

字之異文潭本闕此字蛭口建本作作啞沐誤舊校者添一入字於口上浴清水而遇蠆

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望

東門望潭本作掛

身鳴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

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劉夫差兼吳

而拊潭本作襲邦到口興兵伐吳而拊建本到字作邦到皆訛又此下兩本皆衍闔閭二字今刪

事濟功成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訛大夫種

繫領謝室繫別本作紫字書無攷謝室即請室渠如處車裂回泉渠如處當

即舉如吳越春秋作句如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

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

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

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

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此三字疑衍潭本空下二字其視察故凡

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懼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

案前卷作非桀其孰為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

網今之人循緒本亦作脩緒新序作呂覽作學紆欲左者左欲右

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新序作吾取其

犯命者士民間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潭本作湯德之及於禽獸矣訛

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

醜醜字無攷

重裘而立猶憺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

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

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隨古亦作隋諸當房之賜

者請還致死於寇舊本皆作至死之寇訛今從舊闔人校本又別本請還下有戰字

閭一夕而五徒臥不能賴楚譚本五作十又賴楚作安吳皆訛曳師

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

之屨建本作履下並同皆屨匡也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

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踣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

一踣屨哉思與偕反也別本作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

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

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

曰速以人君禮葬之禮字從舊校本增吏曰此無主矣請以

五大夫別本有禮字或又添葬之二字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

何其倍之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

骨而舊本皆訛不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

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劑舊人校改作劑吞炭而

為噎別本作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

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臥建本無而字潭本有

五兩本皆作三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

其讐何無恥之甚也潭本恥作可建本恥上又有可字皆訛今必碎身

麋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

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眾人畜我我故眾人

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建潭本脫以字又潭本衣服倒餽吾以鼎

實餽當讀為陷舉被而為禮大夫國士遇我我固國士為

之報故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非冗言也

故在主而已大夫以下潭本闕建本有之大夫別本作是以疑建本訛遇字建本亦訛畜又

固與故同又悅已下無者字案當與上句一例別本故曰以下闕

退讓 連語

梁大夫宋就者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

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

美楚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

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已因夜往竊搔梁亭之

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

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講怨分

禍之道也講與構同見戰國策別本作構怨召禍惡何稱之甚也若我

教子必誨莫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

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

瓜舊作往瓜今從新則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

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聞

之怒然醜以志自慙也新序作怒然愧告吏曰微搔

瓜得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

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驩由

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

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此條潭本全脫別本所載

亦甚略今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

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

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

高三尺壤陞三索累同潭本作會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

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

楚王媿潭本自使者曰以下始有之以上脫

君道連語

紂作楛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楛之文王桎

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

之民投撤桎楛而流之於河民輸楛者以手撤之弗

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獄常擁此

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楛況于其法教乎于建本作守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又曰
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
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
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間之
者裹糧而至潭本作令近規之民問業而作之日日
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
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
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
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潭本別本皆無

此五字建本有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
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
獨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己君
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新書卷第七

新書卷第八

官人 連語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家足以重人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一段建本逐段提行潭本連知足以為礎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一段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

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一段脩身正行不恁於鄉曲道語

談說不恁於朝廷恁與作同別本智能不困於事業

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

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一段不貪於財不淫於色

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

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

侍御也一段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眡眡之

閒事君者廝役也一段此眡眡非怒視也蓋謂不出

君之目前耳建本作眡眡潭本亦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

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彊與侍御為國者若存

作眡皆未詳今從別本

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

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

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

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

潭

本無則字友至則清朝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竝見

別本有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竝奏

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

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

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

建本作清門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

治德疑訛

斤書 二 抱經堂校定本

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連語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寬徇之智者獨何與聞名譽即徇齊之徇別本作窮巷之知非是然則舜僂俛而加志我儻慢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騰黑榆鈇陂雜嘗潭本作當騰黛本字前匈奴篇作墨榆鈇疑是陝輸流視貌 芷若蚩虱句有訛字

作芒訛此殆謂如香風之襲人耳蚩虱難解 視益口笑佳態佻志佻與姚同美好

貌從容為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子材而蒙愚惑之智智字訛 予恐

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莊子作跖與跖同淮南子作疇聲

亦相近建本作跌潭本作佚皆訛 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全

冒楚棘全塵全也別本作盆盆冒乃楚先君名此非也 彌道千餘百舍重繭

而不敢久息潭本百作里句絕舍作足屬下讀 既遇老聃若慈父

鴈行避景夔立虵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

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

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跖避讓也別本作逮非 而無千

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連語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

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 建潭本從作道 其本者謂之虛其末

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 潭本施作

儲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

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 潭本儀作義 無執不

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

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 句 清虛而靜 建潭本而正倒

以正而清為句非也 令名自宣 句 命物自定 建潭本無宣字則於命字為句如

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

以當施之 潭本無此虛之接物也一段建本下提行今從潭本連下做

此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

建潭本和作知訛 故其士民莫弗親也 潭本弗作非訛 人主義而境

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

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

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

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 後一故字建潭

則本作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

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

令行潭本必字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

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

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

物之道也也上別本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

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段一曰請問品善之體

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噐子愛利親謂

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省恤

人謂之惠反惠為困別本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

齧齧字無攷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建本接遇

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媠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媠

建本作慢別本作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偽期果言當

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跂何云

亦有曲義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衷謂

之清反清為濁建本作斂潭本作斂不可曉或是汶字辭利刻謙謂之

廉反廉為貪潭本刻作該詭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

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

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

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理謂之

新書

卷八

五

抱經堂校定本

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汚功遂自却

謂之退反退為伐建潭本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

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宐謂之義反

義為悞與憊同建潭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潭本

適作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鑿戾同別本優賢不

逮謂之寬反寬為阨隘包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

包舊訛色今欣懍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驚懍字無攷

以意定作包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

意熅當謂溫藉也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

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潭本較建本作較費弗

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

空二字建本作弗勤別本作吻餽潭本作思惡勿道

吻□皆訛或校改作龜勉就善亦意定耳謂之戒反戒為傲潭本思作忠此傲當與警深知禍

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窵察謂之慧反慧為童窵音窵

窵窵窵深察也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

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為逆而過疑誤

過作適建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

之侷反侷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

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旄與

同潭本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囹臨制不犯謂之

嚴反嚴為輒輒字無攷或校改輒義頗相近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

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

反勇為怯信理遂悵謂之敢反敢為拵悵或是鏃字之訛鏃者鋒

銳與敢義近悵是恬悵疑非也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

節謂之必反必為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

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

潭本脫此句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 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

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

法六法藏內變汜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

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

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

建本信作聖潭本作行和則樂與樂則六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

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

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

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

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為訓道入之情以之為真是故

內本六法潭本作內度六法外體六行以與詩書易春秋禮

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
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
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
爲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爲度聲音之道以六爲
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
潭本重陰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
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
律聲之術潭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
本作六術清聲而內合六行六法之道舊人校云清聲一作情
聲建本脫六行二字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

理謂之音句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
之者爲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
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
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
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
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曾祖昆
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
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
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
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

其亂何為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令

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句三廟以別句親疎有制句

喪服稱親疎以為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有麤衰

齊衰大紅細紅總麻備六大紅細紅即大功小功也各服其所當

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

六為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建本少作小非居疑當作多數度

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

為度始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

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

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舊本有尺字衍以効事之盡

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

六法建本法作事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

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

也建本象人訛倒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寫疑為即象字

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腴如竊膏

謂之德腴潭本作偃下同竊膏下建本衍之理二字湛而潤厚而膠謂之

性康若灤流謂之神建本灤作樂下同光輝謂之明譽乎堅

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句德

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

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華當讀如曲禮為國君

削瓜者華之華今人語猶謂離絕為華鄭康成讀為瓜哨之瓜非也舊本華訛畢下同狀六德

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

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

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

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

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

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

萬物也固為所生者法也者法也建本作法記訛今從潭本故曰道

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

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

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潭本

紀作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

為此福者也博學辯議建本作義為此辭者也一段建本

但亦不一例今略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

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

道之神句模貫物形潭本模作摸別本又訛櫟通達空竅奉一出

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見也舊本皆無見字今案下文補或

能即見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

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

斤書
十
抱經堂校定本

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
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
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句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
則踞然濁而始形矣踞舊皆作倨今案建本前作踞從之故六理發焉
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
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
也道冰而爲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
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爲變冰古凝字舊本
下有一疑字當是舊校者不識冰之卽凝故注一疑字作標記耳自爲德至變化而爲共三十二字潭本別本皆脫今從建本補入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

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
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段一性者
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
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
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
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
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段一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
康若灤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
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灤流謂之神理生變
通之以化之一段舊本故曰下脫康字潭本有又明者

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有輝於外矣有輝潭本作神

輝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

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一段命者物皆得道德之

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

極量指奏矣奏疑與淡音義同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

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畧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

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

載於物形建本道德性下衍形字又神明下有命字潭本同今案亦衍文竝去之故畧

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一段物所道始謂之道所

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

本也一段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

也潭本作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一段德生

理理立則有宐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

理也一段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

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一段德之忠厚也信

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一段德生

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

能畜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

之高也潭本作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建本唯畜養二字倒餘同舊人校改作故能畜物養

物畜養而莫不仰恃德亦有贍字今更正之故曰以下入字舊本竝脫亦從舊校本增道而勿

斤書卷八十三 抱經堂校定本

失則有道矣

舊本竝脫上道字今增

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有

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

之謂行

之謂潭本倒今從建本德此之謂德舊諸此本竝脫今案當有或德此當作得此

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

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

也

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

弗

此之占者也

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故曰

春秋者此之紀者也

禮者體德理而為之節文成

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

樂者書詩易春秋禮

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

者此之樂者也

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

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

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

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

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

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

以審察之以轉相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

建本又有受字潭

斤書

本空一字未雕今案問下本無缺字受字係妄增去之博學以達其知而明其

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一段德畢施

物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玉者真德為也別本之作知非為舊

本訛寫說見前六理在玉明而易見也玉舊本竝作六誤是以舉玉

以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受舊本竝作愛誤

新書卷第八

新書卷第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

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

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

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

亡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

為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

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疆弱吏

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潭本兩民不欲上皆有而字故其民之為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去別本作接敵而懼退必走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粹與萃同別本作降建潭本必作又今從別本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

為福已矣行之惡也粹以為菑已矣行之惡也上建本有嗚呼戒之

戒之六字潭本但有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功建本

以攻二字潭本但作攻今從別本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為

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

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潭本作必與有明德天有常菑必與奪

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讎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

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潭本無夫字愧疑當作醜嗚呼

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為之建潭本作自為分疑訛明君

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讐然後
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
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
去已已音以語辭下同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母有
無罪而見誅母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
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
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
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
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
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

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

道弼之

建本作紀之

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

假之

潭本赦之作改之無下句

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

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

建本下人臣

提行

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

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助君理之

潭本

助作

故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

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

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

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

鳴呼戒之哉戒之哉建本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建本

行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

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

智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菑

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

之鳴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

福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

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

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

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

號不足以為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

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

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

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

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

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

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

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

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適與敵同

潭本訛鳴呼戒之哉戒之哉建本與民為敵者民必

斤書 四 抱經堂校定本

勝之建本訛作民必慎之潭本作未有勝之者也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

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

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

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

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

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

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

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佚佚輕便之貌建本

訛作失然今從潭本猶景之為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哼哼然協

民皆為惡於彼矣哼哼壯健之貌猶響之應聲也是以聖王

而君子乎是以建本作故是以別本作是故以今從潭本執事而臨民者日

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

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

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建潭

本無夫字別本有之是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

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

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

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久也舊脫數字今補

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

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

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宐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宐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

當與誠同誘也

故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

附

次故夫建本脫潭本有之

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

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

舊本枯水

作枯木今案下云澤有無水國無無士則此處亦當作水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

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

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

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

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

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

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

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

建本此下提行

無世而

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

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

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闡飾矣

闡飾猶闡脩

故聖

王在上位

潭本無上字

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

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

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

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

潭本脫求

也以下

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

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

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

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

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

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氓為治武王以紂之北

卒為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

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

句

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

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

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

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

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

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為言也暝也萌

之為言也盲也

暝潭本作暝萌與氓同

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

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材別本作杖同鬻子賢不肖皆具焉

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建潭本信

作臣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選

子作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鬻

舉之舉建潭本說作譽今從別本鬻子同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

非而去之建潭本脫則字別本有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

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

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

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

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

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潭本故萬人之吏下有也字又別本

選作撰鬻子夫民者諸侯之本也鬻子作卿相者諸

作撰卿相矣夫民者諸侯之本也侯之丞也故封侯

之上秋由焉卿相者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

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

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

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

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

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

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

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
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
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故不
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
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
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建潭本作
故不可以
居官故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
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
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
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

也以為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

舊本問作言言作問
訛今從舊人校本改

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

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

潭本此下
有已字

國之治政

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舊校本作察國之
治在夫諸侯察士

之理在其與徒疑非
元文察之二字當重

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

下臣字建潭本脫別
本有建本又無其字

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

潭本作
故察明

乎賢人之辭

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

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

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

親之者謂之人為之行之也

行下建本別本皆
無之字潭本有

故愛

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出於肺府也故愛人之道行之

者謂之其禮上句復疑衍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

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

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矣故字可節則舊作而故士能言道而

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

之能行之者謂之實潭本能言下之字作而故君子訊其器建本

訊作詳疑是諱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

諸侯卽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命名之也

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有所下建本有

政字別本有攸字皆衍潭本空此字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

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或改爲道也當是依下文改故君

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

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

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

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

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

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

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

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譁者其惟道矣譁尊故播之於

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

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潭本作見學之

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

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為也故黃帝職

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

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

崙於是還歸中國潭本歸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

道而已潭本此下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

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

賞之加而弗損建潭本作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

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

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為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

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已首一緣字建本脫

有之兩與字別本亦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

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

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建本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建本作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

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說苑君道篇富作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先恕而後行說苑行作教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潭本蜀上空一字身涉流沙地封

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訓與駟同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而字建本有好賢而隱不逮彊

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菑謂植立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

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人建潭本作民訛建本脫中間一句潭本有但

無見字今增之與上下一例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潭本無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為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此當作國必更有其士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此當作國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

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

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潭本脫之汰潭本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潭本字之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

我弗能勸也故鬢河而道之九牧鬢與環同別本作環又道作導下同

鑿江而道之九路說苑君道篇作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灑與

灑同疏也建本作澄潭本作登皆訛今從舊人校本與說苑君道篇同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

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蓄可必去也

其與建本無其字末句潭本作然後福可必蓄可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

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若字及聞下言字別

本無今從建本說苑君道篇亦有言字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

潭本上作主說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

藏之必自也行之

說苑自也皆作自他誤又衍二句

故道以數取之

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

說苑亦作藏字舊人

校此改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

而以耳

是故下建本有以字說苑止此

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

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

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

故疑當作政又欲治下亦當有

安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

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

也何如

潭本其於倒

粥子對曰唯句疑請以上世之政

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建潭本皆有周字別本往往省去今不盡出也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曷曷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曷曷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

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鬻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勝乎別本作戰乎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建本別本皆訛

此從潭本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自古而至于今二句必有行一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

由此也為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

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

建潭本攻上有而字潭本守上無而字今從別

本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

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

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

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以義

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

信然後能以得也

建潭本諭作論訛下同

凡有守心者必固之

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

壙與

壙同別本作壙壙然非

萬民藜藜一人理之

藜與叢同

故天下者非

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

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宐處

而久之

潭本無處字

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

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

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

案鄭注金縢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

畢成王十二即位及周公歸政成王年二十二歲此處建本作二十或略舉歸政之年或是十二之誤潭

本別本並作六歲非也

親以其身見於孺子之家而問焉曰昔

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

昔者建本作昔日何氏
曰帝字恐誤或作子寡

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
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
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
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
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
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
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

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
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
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
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
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
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
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
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
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

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繆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鬪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

矣

故聖王在上別本無位字建本有

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

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

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

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

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過之誅

別本作大過之誅

故聖王在

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

舊此句首亦有故字

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

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

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

建本興上有以字

故賢人必用而不

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

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

新書卷第十

禮容語上

雜事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

昭下當有子字

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

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

句非哀

所也

潭本君作茲

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今茲謂今年也

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

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
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

六月宋元公薨閒一月叔孫婞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句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

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

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資與容同別本

容作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鏤別本作雕鏤國語作形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國語恭作齊肅作齊燕好享

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國語作放上而動資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國語作殺雜也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資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

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寧

也億也謚者潭本作宥謚案國語宥寬也密寧也此下全不同命者制令也基

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此從宥謚逆詰而上訓命為制令訓基又為勢義頗未安后王也本無也字舊人校增成王者

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

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

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文舊亦作武今依校本改九

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繫九譯而請朝致
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
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
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
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
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
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郟錡郟欒郟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
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郟錡見單子其語
犯郟欒見其語訐說文訐詭譎也國語作迆此訐義亦相近舊本作訐訛下同郟

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

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郟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

而彊其君潭本固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人故

也意與抑同國語作抑潭本意人倒今從建本對曰吾非諸史也諸史潭本作磬

史同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郟之語矣殆

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

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

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

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

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

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四曰字建潭本

與宋本國語正同形雖橫闕而不開口即日字也今俗開本茲即改作日夫日以處義足

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潭本無夫字建本名作聲又也舊本

矣今皆從國語改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

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潭本作吾是以知其亡夫邾氏

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

戒懼矣今邾伯之語犯邾叔訐邾季伐犯則凌人訐

則誣人誣人與國語同建本誣訛無潭本作侮亦訛伐則擄人有是寵也

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稱國

武子與左傳石碣之稱陳桓公相類古人行文不盡拘也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

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

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

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

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

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

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

始敬終云爾素成二字目辭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大戴保傅

篇婚作娶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

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不敢別本故鳳凰生

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

以其母故下別本有日字下亦同各以潭本嗚呼戒

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

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故下日字建潭本皆無別

本從大戴禮有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何氏曰漢志有青史子五十三篇王

后有身七月而就萋室建潭本作十月案下云比三月者則此處當從大戴禮作

七月又萋室大戴禮作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

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

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

稱不習無樂大戴禮作緼瑟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

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潭本侍作待大戴禮同太

子生而泣建本作立亦當讀爲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

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

禮義義讀爲儀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

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

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

斤書
卷十
五
抱經堂校定本

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
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
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
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
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潭本別本俱作中央射中央今從建本
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
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
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於天
下母取於地建潭本作土今從別本與大戴同母取於名山通谷別本與大戴同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

也此所以養恩之道也

建潭本無名字而字此所以字別本皆有與大戴同又恩

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

是謂臣之子也此段文訛誤難曉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

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不倨

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

建潭本妃后別本從大戴作后妃差與蹉同建本訛謔譚

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

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

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主別本作立大戴禮作王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

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

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疆於天下

而簡公以殺於檀臺案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如此敘古人行文多不拘大戴禮亦

同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

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襍

祿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於沙

丘任李兌也建潭本脫武字別本有大戴禮同齊桓公得管仲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稱為義主失管仲任豎刀而身死不

葬為天下笑別本豎刀下有狄牙二字一人之身榮辱

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別

有得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

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建潭本二字齊有

陳單襄王得其國陳單即田單別本襄王上亦有而字大戴無由此觀之

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建潭

本脫名安危三字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

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

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建潭本作徒湯去張

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塚而吳人服舊頹

塚建潭本作遺久處遺乃隕之訛久即舊也處乃冢
之訛或改為夷久塚今此從別本與大戴同說苑亦
云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越王乃句踐也

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

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

公之讐也建潭本無其字者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

之桓公己而進之四字建潭本脫別本有大戴同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

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

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趨桓公而無自危之

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趨潭本作走別本從大戴作北走今從建本衛靈公

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鮪患

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

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

能正君也建潭本脫是字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

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大戴而上無死字而汝也建潭本我作禮非靈公

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

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建潭本無曰吾失三字又無之字別本皆有大

戴進作召彌子瑕而退之徒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

國以治史鮪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

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

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徒自是

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潭本無而字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宐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大戴古之下無所以二字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建潭本襲迹下無於字又異於上多以異何三字今皆從別本增刪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

於聖者之死尙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建潭本作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

於妃潭本昇作升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

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參卽三字下同

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

參建潭本帝作聖帝壇衍二字今從別本別本度作授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

建潭本脫也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

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

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

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者州伯二字建潭本不重

校增人字又名字亦舊脫今校增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夫

執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姦

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

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

所以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比語辭孟子

我者本書比物此志也皆同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

俗失句明尊敬而不讓句其道莫經於此潭本明作

是明知所當尊敬者而不肯讓也疾死置後以嫡長

今從建本又經字訛疑當作徑

子建本作疾死致後復以驕長子案致與置通如此

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

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書大誥亦惟在王宮

殷湯放桀武王弑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

放其君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

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別本繼故

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

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

之下當天下之散亂至治下七字潭本作以彊凌弱

衆暴寡智欺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

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
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
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
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施下之字潭本無故天下猶行弊世
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
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馴猶順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
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為書使結之也
所以聞於後世也書潭本作古別本作言皆訛又結疑當作語

傳

雜事建潭本皆連在卷後此傳本出漢書而多訛舛今但舉其甚者正之

梁太傅賈誼者雒陽人號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

屬文聞於郡中

以能舊本訛而能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

置門下甚幸愛

此段建潭本多訛今從潭本

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
乃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少頗通諸家之書文

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
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出

建潭本

諸生於是乃以賈生為能孝文帝說之

超遷一歲之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

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

建潭本衍而固二字漢書有宐字亦衍文

當改正

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

服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年少初學雒陽之下漢書有人字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苦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往聞長沙卑溼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賈生爲長沙太傅三年有鴟蜚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命鴟曰鵬賈生旣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此數語旣掇於前至此便不當再見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

乃爲賦以自哀後歲餘賈生徵見

此不成語但當云後歲餘徵入見

孝文帝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見問鬼神之本

賈生因極道所以然之意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

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

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

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侯賈生諫

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

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漢書文帝思賈生之言分齊爲六分

淮南爲三然則未嘗不聽也

居數年懷王騎獵墮馬而死無後賈

生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

矣及武帝舉賈生之孫一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

終其家

漢書作世其家

新書卷第十

舊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適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書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

則諗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不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傅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宐乎蓋非特足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淳祐八年十月知院大使陳公撥到錢米刊脩板數于右重刊五十四版重脩二十九版

右賈諗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

藏本刊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滅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諗奇才得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眞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爲虛以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 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爲鑿靈沼得之此以爲夢意

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于事情則此

事為近之見慈溪黃震東發日抄

歷年得見黃先翁手校解語無慮數十百紙要

以藏書本刻子私編為甲觀所謂大索兒糕也

頃承博山昆仲見此書為羨老手跡固亦珍貴

而得之亦可寶既頃海源肉才為出黃校有數十幅

方懸直待沽博山亦有意乎辛壬有初台獲

歡蜀有法山惠特題名於以志踪迹傳坊間

庚午四月業蒸傳為觀以字蹟筆意審確為海前手校本

武進趙尊歡觀 乙巳正月吳湖帆拜觀



余所見黃復函校本汪水曹集淮南子与此本前四卷所校字體正合其為瘦弱校本姑無疑義 庚申午閏六月道過吳門觀博山道兄藏書以圖本後山居士集為最精此雖抱往堂刊本也

雙後函校過亦未之等閒視之也 沈寧題馬里記

校勘學之精密玉清儒而極千里校存識梅洪家收檢為精

一一校錄未始後校勘古文一精之二作以以完成且後字元刊

本有者其用不徒為古董既好不已惟清儒所校半未付刊

去彙立粵以觀南何孔氏三十三卷校存藏一此半為鈔之學校

本四字頓致窮人目力孔氏列方鈔時竟未過錄不惟孰甚黃

堯圃元生于英中二際感此委下力于搜采之中見向

一廣歲或廿正其刊方多附校記字書後之身以業業所校者

一未刊者石印在宋久已散書 湘文坊山先生近口購得楊山真

皮識古數種其中批抄本甚道刻書不若抄本名字先以臣字

標上判為堯圃所抄以石確鑿經施朱筆者僅有四五而可

明以校勘之，而存今世不見字句異同，工法殊甚，子抱好紙，振之，
連字皆存，今觀三本，此方字，所以未成，煙之，近洵，是實，與，
訂，以，私，出，付，印，位，老，國，一，苦，心，不，隨，其，極，分，命，失，望，
中，僅，有，意，乎，民國六年七月十五日，原，於，刊，版，
心，先

己巳季夏商承祚拜觀于吳門



二十一年夏，與徐中舒、商錫永兩兄往上海觀劉氏善齋所
藏《金道過蘇州訪博山兄好觀藏書于師邊，尊尤
摩挲不釋手也。漫記于此。容庚

二十一年夏徐中舒敬觀

丁丑正月葉景葵敬觀

二十二年六月十日吳興張乃德觀

丙子孟夏祁陽陳清華拜觀

丁丑年晉曰陳廷禧謙第王福曾觀

丁丑元夜南陵徐乃昌觀 金山姚光同觀

庚辰孟秋常熟瞿與邦拜觀